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七〇・子部・法家類

管子權二十四卷〔明〕朱長春撰……………一

管子校正二十四卷〔清〕戴望撰……………三四九

管子義證八卷〔清〕洪頤煊撰……………五一

管子地員篇注四卷〔清〕王紹蘭撰……………五六一

# 管子 子 權

〔明〕朱長春撰

○ 刻 據  
五 本 明  
毫 影 萬  
米 印 曆  
寬 原 四  
二 書 十  
八 版 年  
六 框 張  
毫 高 維  
米 二 樞

管子權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  
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  
衰而法遂與道為寇刻核至甚可必反  
其始定以不離道氣近夫道自羲皇先  
管子權自序

天圖易以來爰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  
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  
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之  
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于勿志  
讀奇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  
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譎淺牴牾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來名賢亦真疑闕  
無所按証以為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占  
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冥  
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

管子權自序

二

多愆之君惕大慮以外匡屏王庶侯而  
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區富  
強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  
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幻官五行白  
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  
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  
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  
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  
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  
時宮墻高第列國名卿以問驟曰未知  
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管子權自序

三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  
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密移  
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  
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  
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仲之伯桓行實  
具有焉計其所冥于道而用知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  
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  
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羲黃以傳  
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冊尚父大用之以  
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  
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管子權自序

四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葆之  
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  
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  
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寶  
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  
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

與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  
法駕大路九遠四巡用之卑巾紫芻輓  
之險詭坂塹輾折而速敗管子乘道用  
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  
其罷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  
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管子權自序

五

也半偽雄國法家榮士筦利峻刑強戰  
之逸傅大易辯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予  
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  
執問遂并平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發  
幽晦証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  
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嚮獨契抉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  
挽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符或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  
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管子權自序

六

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  
有冥合且曰于决性蒿目者發自救救  
時本術一大藥忘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今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  
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  
豕義多晦奧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  
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

管子權序

一

管子

車二酉悉已度屏而獨成管子權其  
允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抉玄刊誤  
會故標新於是管子遂為全書余過  
山中間竒得是篇而憇之亟請以公  
諸鈔既成先生屬余序余惟文盛於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  
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  
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  
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  
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管子權序

二

言富強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摠之  
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  
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泐其支  
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  
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顧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孤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孤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管子權序

三

子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乃獨推其功而參之道原其道而本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所謂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管子權序

四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徃徃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徃來不窮大約劉柔詘仲之際變而通之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之其道利用因仲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蓋深於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

管子權序

五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其中竅妙無若致虛極守靜焉而仲

之復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仲要不可謂無所闕見者自朱先生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管子權序

六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磧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管子權序

七

萬曆壬子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復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  
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  
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俵

管子序

一

屑可醜如大駟良質素封文守之  
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  
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  
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  
兵法如四維四順禱則為急礪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股

劑隴斷兵如七法多官雜則為設

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

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噴口為邪

則雜者逸也按管子於春秋為

按管子本

二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

以區、海東抗獎之齊起中衰大

昏札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

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

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術周

天子此非羨、褊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以轉移陰中陽外欺

諸侯如柔眩鬼又以挾兵脅四國

按管子本

三

以必沒而安破師尚父古法率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

管仲之罷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沒道蓋逸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鍼大臣百姓  
下不草艾箕餒編民而修慈伯如  
齊語所志內以軍令具在即局隘  
不可以王心豈如書所談三事乃  
至急劑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鞅吳白桑孔之

管子序

四

酋長孔子何用頌以如仁、津、揚  
之也大氏周衰道誣至于確國而  
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帝桓公敬仲祖  
烈為氣勝誇一世而存確故其書  
樵者半為糶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率齷齪君  
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管子序

五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

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

稽古者如市寶罷于海之玉漬

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

石越礫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林管子序六

六

視而笑矣且其質者未必非所責安

名善質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矣散出所得亦

何咕之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

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十

半短言區言十七禱篇十九輕重

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

甚陋劉績所定復略往多舛礙

按管子序六

七

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

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氏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止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過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向字復多糾錯乃

管子

入序

一

百全三講

為正其說誤者逾三萬言而闢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出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湯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管子

入序

子

百全五講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答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今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為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管子 序

三

四百九十五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奮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  
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  
五世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報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必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管子 序

四

四百九十五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蹶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必舉王制而井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喻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